

·世间万象

# 文火慢煮，一城鲜香

丁祥

当你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时，考古学家正从淮南武王墩墓的青铜大鼎内，清晰辨识出牛骨的肌理与汤羹凝结的岁月印记，一段穿越两千余载的饮食传奇豁然开朗。那氤氲在楚国王庭鼎饕餮的醇厚鲜香，并非虚无缥缈的传说，而是深植于淮河沃土的生命记忆——原来，记忆在时光长河中从未断绝。

淮南，依淮河而生，承天地丰饶。这里水网如织，牧草丰美，是鲁西黄牛及其良种后裔的天然牧场。其肉质肌理细腻如丝，脂花匀称，正是这份

得天独厚的馈赠，奠定了淮南牛肉汤卓尔不群的根基。取牛骨之精髓，佐以秘制香辛料，经年累月，文火慢煨，终得汤色澄澈如玉，滋味鲜醇隽永，如大地酝酿的琼浆。

先民的智慧，不仅在于熬煮一锅浓汤，更在于解腻增香的点睛之笔。就地取材，芫荽的清香、蒜苗的辛烈、粉丝粉折的柔韧滑爽，与浓汤浑然相融。传说汉淮南王刘安宴客，庖厨偶然将豆腐、豆干滑入沸汤，竟意外催生风味之冠。而后豆饼入列，终成今日碗中“三掺”绝配——粉丝的爽滑、

千张（豆皮）的柔韧、豆饼的酥香吸汁，再缀以翠色生香的蒜苗芫荽。一碗汤里，有山的馈赠，有水的灵秀，更藏着淮南人兼容并蓄的胸襟。

千年积淀，终待破茧成蝶。2007年，一位怀揣乡愁的淮南人，在京城十五平方米的小店里点燃炉火。他以赤诚的“头碗相赠”叩开食客心扉，让这缕淮畔浓香在异乡扎根。星星之火，终成燎原之势，百余家门店如明珠遍撒神州。2016年，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，淮南牛肉汤的馥郁征服国际味蕾，一举揽获千万订单。如今，

它的身影翩然落座于迪拜的繁华之巅，将东方古老的饮食智慧，以一碗汤的纯粹，呈现在世界舞台。

文火慢煮，一城鲜香，是淮水之滨两千年的呼吸与脉动。它从楚墓的青铜鼎饕餮中袅袅升起，在寻常巷陌的灶台上沸腾不息，最终将淮南的质朴与热忱，熬煮成香飘寰宇的东方至味。

文火慢煮的，何止是牛骨与时光？那是一城人对土地的深情，将平凡化作永恒，让一缕浓香承载江河的馈赠——这便是穿越千年的烟火，最深情的告白。

·心香一瓣

## 雨后散步

苏阅涵

雨是在午后停的。我推开窗，水汽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飘进来——这是城市里少有的气息，只在透雨之后，才从水泥的缝隙间悄然钻出，提醒你土地的记忆还未曾消失。

阳光斜照，窗台上的水珠晶亮如钻。楼下的梧桐叶还在滴水，一滴、两滴……在路面上晕开小小的圆圈。一只麻雀停在枝头，仔细梳理着被雨水打湿的羽毛，那专注的模样，仿佛这是世间最郑重的事。

我决定出门走走。街上积水未退，阳光在水面铺开碎金般的光斑。一个小

男孩穿着雨靴，在水洼里欢跳，水花溅起时他笑得很亮。后面的母亲喊着小心，他却不停——那种纯粹的快乐让我沉思了片刻。童年时我也这样跳过水洼，那时觉得快乐是件很轻很自然的事。

公园的长椅还湿着。我在稍干的一处坐下。湖面泛着光，几只水鸟静静浮着，偶尔低头入水，又安然抬起。柳条垂近水面，风一来，便划出细细的涟漪，一圈漾开，一圈又起。

远处有人在放风筝。是个中年男人，仰着头，手里的线一紧一松。那姿态让我忽然想起父亲——也是这样的雨

后，在空旷处，他为我放一只高高的风筝。我在田野里跑，以为伸手就能抓住风。如今我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别人的风筝摇摇晃晃升上天。时间就这样流过，从一个午后到另一个午后，从奔跑的孩子变成静坐的大人。

太阳西斜，光线转成暖金色。一只水鸟忽然展翅，贴着水面滑翔一圈，又落回原处。仿佛只是想确认翅膀的力量，感受生命在雨后的舒展。

起身时暮色已起。路灯亮起暖黄的光，投在潮湿的地面。放风筝的人已收了线，倚着栏杆望向湖面。离开前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最后的天光、灯影与水

波交织在一起，让整个湖在暮色中柔软地荡漾。

回家的路上，街灯全亮了。空气仍湿润，却已透着夜的暖意。那个跳水的孩子、梳羽的麻雀、放风筝的人、湖上的光……这些平常的画面，在这个雨后忽然变得清晰而珍贵。

雨后的城市总让人慢下来，让人看见那些匆忙中错过的事物，让人想起一些几乎遗忘的瞬间。然后日常依旧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——但你知道有些画面已被收存，如同被雨水洗净的叶子，在记忆里留下清晰的印记。

这就够了。



采藕归来舟满舱 陆士德 摄

·生活感悟

## 冬至就像一朵花

郑凌红

在古村，偶遇古稀之年的舅公。

问他，怎么回乡下老家了？他说，在城里老待着不大习惯，隔一段时间，总想着回乡下，清静清静。他所说的清静，大抵上在我看来是另一种无拘无束。不用老是看手机、看电视、接外孙，说一些客套话，让旁人看起来很开心，而是可以和菜园子打交道，和村里的老伙计聊聊天。哪怕一个人时，不说话，晒晒屋外的太阳。甚至小到串个门也不用脱鞋子或套上鞋套这样的细节，说起来嘴角也自然上扬。

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，他点起一支烟，告诉我，过几天冬至了。言下之意，是过了冬至再回城。

经由他的提醒，我才知道，时光像长了翅膀，飞驰在每个人的春夏秋冬。冬至大如年，最让人感慨万千，也最容易让人失眠。

古人理解“冬至”，也一门心思研究“冬至”。从汉字上说，“冬至”体现出古人对这一节气的理解。从汉字字形和汉语词源上说，“冬”和“终”这两个字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从字形上说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“冬”和“终”本是一字，像绳子的顶端各打一个结，表示事情的终结。在古人的认识里，一年的四季，以万物生长的春天作为开始，以草木凋零的冬天作为终点，在终点和起点之间，类同于寂寞的真空地带，是芸芸众生纠结和徘徊的一段又一段辰光。

关于“冬至”之“至”，古人有经典的解释：“至有三义，一者阴极之至，二者阳气始至，三者日行南至，故谓之至”。道出了冬至所蕴含的文化含义。周代以

冬至为岁首，《史记·律书》：“气始于冬至，周而复始。”反映在唐诗中，杜甫有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的诗句。时至今日，民间仍有“冬至大如年”这一说法，更有自冬至起数九的习俗。

世事若非尽力，终难心生爱意。四季之中，于我而言，最没有好感的便是冬天了。江南的冬天阴冷、孤寂，像沉默的老人，像枯萎的野草，也像人世间若有若无的叹息。不像北方的冬天，冷也冷得直接，冷也冷得有态度。不藏着、不掖着，也不带巨大的变数。

记得有一年冬至回老家。半夜里，闻听楼下的父亲起夜，还夹杂着咳嗽。我知道，冬至这一天对他来说是漫长的。

“三过门间老病死，一弹指顷去来今”。爷爷奶奶离开以后，世界终究有了该说未说的变化。父亲知道，挡在他前面的那一堵墙轰然倒塌了，心也一下子空了。这种感觉就像，你满怀期待去见一个人，可是你知道从此以后，他或她都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了。我知道，他不敢多喝水，可是又常常睡不着。他的心事最容易写在脸上，也容易隔着最冷的夜，从今天通往明天。

从那以后，对冬至，我也有了特别的感觉。这一天，白昼最短，黑夜最长，自然是科学道理。但是，从冬至过后还有一段通往春天的路程，却也值得每个人用心思索。冬夜那么冷，可是在冬天里，我们也不能光这么闲着，发着生活的呆，以所谓的“逃避”来躲过这样的季节。

我曾问一位在农村负责清理垃圾

的老人，每天大概要收集多少个垃圾桶。她微弯着腰，穿着略显笨重的碎花棉袄，手上拎一只旧式的“碳铵袋”，她说，负责的是两个自然村80来户，130多个垃圾桶的收袋装袋，一天要走一万多步。这让我想起了在文学创作上孜孜不倦的王蒙先生，他已经盘点好他的2025年了，提到的一句话让我动容：每天走6000步以上，在京时，每日游泳两次，每次400米。夏季天天游。早睡早起，饮食睡眠都有规律，自称睡眠爱好者。

对照先生，自愧不如。每到冬天，就想着“躲起来”。当然，这样的“躲起来”也未必不可以尝试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对待事物的方式，对于冬天，对于冬至，我是虔诚的，也是随性的。虔诚的是从古至今，冬至既视为一年的神经末梢，也意味着一年的新生。旧的事物已经渐行渐远，不必有回响；新的事物正在萌发，我们自当抬头看，往前看。

冬天来时，我喜欢待在温暖的地方。有时候，我会和父母在楼上待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不看手机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互相看着，太阳照在身上，时光悠悠，岁月如同静止。不用说话，偶尔和他们对视。我明白，他们有他们的心事，我有我的心事，但在阳光下，活在当下，陪伴彼此，不去想明天，也是一种无声的幸福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难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变得对周遭的事物缺少了耐性和好奇心。而冬天，给我们提出了一道命题作文，在每个看似私有的季节里，你

怎么看待属于自己季节里的冬天，怎么去迎接远方无穷的未知，实则充满了禅意和智慧。

英国诗人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曾说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可是冬至时节，消寒尚远，迎接生机勃勃的一年需要发自内心的热情和“莫愁前路春意远”的意志。

冬至时节，就像竹子生长遇到的“节”。因为每到一个高度，就会有“节”缠之束之，然后继续生长，继续缠束，终至挺拔凌云。这让我想起了乡间农人对霜打青菜的青睐和感悟。青菜经霜后，口感糯糯了，少了春夏时淡淡的酸苦，多了些甘美，配以寒冬腊月里的腊肉，口感奇佳，欲罢不能。大白菜也同理，经霜之后，开始包心生长，继而轻轻松松赢得万千食客的心。这么一来，冬至作为时间的拐点，它承载的功能是临界点、转折点，也是关键点。

冬风浩荡，好日子需要慢慢过，冬至的汤圆、水饺、汤粉和米面，依然热辣滚烫，值得期待。尽管每个人心理上的“冬天”都曾漫长，但春天毕竟在路上。我们不妨直视冬天，学会“藏冬”。如同人间草木经霜，蔬菜瓜果经霜，可以内敛、温润、沉稳、朴素，去掉繁华、热烈、夸张、虚伪，变得简约、沉实、谦与本真。

冬至就像一朵花，花的名字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这个冬至，和冬至以后，春天之前，我仍旧会和以往一样——穿上棉花鞋，泡上菊花茶，眼睛里闪着豹子一样的光芒，珍惜和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相遇。

·人生百味

## 年末的空白格

廖柳

旧台历如薄册置于书桌一角，我随手翻开那些标记过的日子。翻至最后一页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方格竟是一片刺眼的白。是印漏了吗？这空白如未说完的话、未完成的答案，长久凝视，竟成了一种无声的邀请。

我拿出一支红笔，笔尖悬在那个方格的左上角，犹豫着，年初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呢？那本想读完的大部头书，还是老样子摆在书架最上面一层，落了一层灰；那次说好要进行的远游，最后也因为琐碎的事情耽搁了，只是地图上的一个遥不可及的点。我在那里轻轻画了一个不大不小，不完美的红色圈圈，这个圈圈不是遗憾，更像是一个温柔的句号，标记着曾经想要向上生长，但是却没能到达的愿望，是我和自己的和解，有些风景本来就是路上的风景，而不是到达目的地才有的。

接着，我又换了一支蓝笔，视线越过中间那块空白处，有些原本以为会永远清晰的脸庞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变得模糊起来，就像水面上的倒影一样，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形。那些在人海里走失的名字，那些时间慢慢淡去的情谊……我拿起笔，在那一片纯白之上，轻轻慢慢地抹掉一小块，蓝色渐渐晕染开来，像是一滴眼泪化开，又像是天空的一部分被净化了，这并不是决绝的抹杀，而是默默地归还给他们，让他们各自回到人海当中，彼此安好。

·凡人心迹

## 时光窖藏

朱明坤

父亲的地窖在院角，盖着厚重的石板。每年霜降前后，他都要掀开石板下去忙活。石板挪开时，一股土腥气混着旧年的菜味涌上来，凉津津的。

我总爱跟在他身后。木梯陡，踩上去吱呀响。下了五六级，眼前暗下来，温度明显低了。父亲拉开那盏十五瓦的灯泡，昏黄的光慢慢漫开。地窖不大，丈许见方，四壁是拍得光滑的黄土，地上铺着干麦草。这里冬暖夏凉，是蔬菜的休眠室。

父亲干活时不说话。他先整理白菜。从地里收回的白菜，已经在外头晾了几天。他挨个捧起，用稻草松松地捆住腰身，让它们根朝下，站在墙角。“得让它们站着睡。”父亲这才开口，“躺着容易烂心，站着能睡到开春。”我觉得有趣，蔬菜也要讲究睡姿。

接着是萝卜。红皮萝卜、青皮萝卜，个个浑圆结实。父亲在窖底铺一层黄沙，把萝卜半埋进去，只露出带缨子的头。“沙子锁水气，”他用手把沙拍实，“萝卜以为自己还在地里，就不操心。”

最里边是红薯，娇气。父亲把它们码在垫了干草的柳条筐里，一层红薯隔一层草。他挑出几个表皮光滑的，单独放，“这些留着育苗，明年又是一茬。”

有一年，祖母拄拐来到窖口。她不肯下去，就在上头坐着。父亲捧出红薯给她看。祖母伸手抚摸薯皮，许久才说：“五九年冬天，半窖红薯，救了一家人的命。”她没多说，只反复摸着。那一刻我感到，地窖里窖藏的不仅是蔬菜。

这些事，现在的年轻人听了大概要

做完这些就停下了笔，那方格的右下角还留着一大块完整又原初的白，我看着它突然觉得不能再画些什么了，说不出口的感谢，突如其来的小惊喜，深夜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内心深处涌动的东西，它们没有颜色可以定义，只能被安放在最洁净的留白里。

此刻，这个小小的空白格不再是空无一物，它成了一扇窗，从那个红圈缺口处望出去，我看到了过往的热烈和憧憬；从那抹蓝色痕迹中望去，我窥见了成长的代价与放下；从那一小块最后的完整白光里望去，我仿佛看见新年清朗而充满未知的晨曦正在悄悄地透进来。

我伸出双手，抓住这日历的末页，只消轻轻一拽，“刺——”它就完全从钉扣上挣脱开来，那声音清脆极了，也轻柔极了，不是撕裂的声音，倒是春天最轻巧的一片雪花落在枝头，在那里轻轻地融化掉。

我将这张纸放在掌心，它很轻，但又像是压着什么，忽然就明白了，并不是印刷厂的失误，这份年末的空白格，是时间最诚实也是最仁慈的一份礼物，它不会替我们写下任何一种结局，也不会帮我们算清楚功过是非，它只是静静地摊开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去回顾，去清理，去告别，最后，为我们预留下一方可以自由呼吸、可以无限遐想的——希望的余地。



老有所乐 傅岱海 摄